

Readi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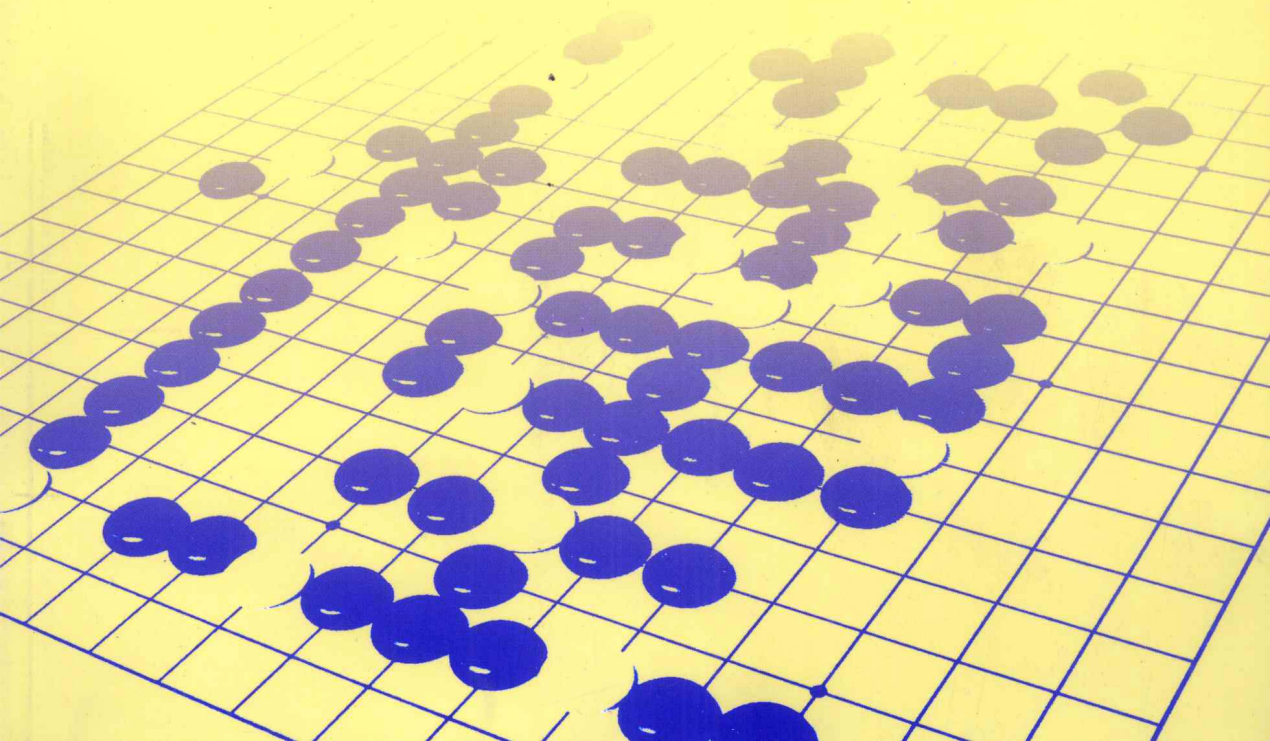
谁能读懂

李宇宏 著

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国之难，转型之难，谁能读懂中国？国际视角，关注中国，他们读懂了多少？负面批评、戒备心理、围堵行为，是否必然与大国崛起相伴？如何才能读懂中国？



Reading China

谁能读懂

李宇宏 著

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能读懂中国 / 李宇宏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14-07578-9

I. ①谁… II. ①李… III. ①名人—访问记—美国—现代②中国—概况 IV. ①K837.12②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6482号

书 名	谁能读懂中国
著 者	李宇宏
责任编辑	王 溪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h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页2
字 数	123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578-9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柔软的力量

蔡崇达

《智族 GQ》报道总监

话还没有出口，她总是先笑。然而，用的字句，却是一颗接一颗，理性而扎实；说的逻辑，一条接一条，细密而厚重。从认识宇宏开始，我就一直好奇她身上这种独特的性格组合，这种温和、柔软，却又扎扎实实的力量感。

认识宇宏，是因为2009年和她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的拍摄。在采访中，她表现出超出我想像之外的意志力和韧劲。这让我格外好奇，这让我看到她温柔的外表后面坚韧而心怀广远的内核。

说起来，宇宏这一系列的访谈，我算是其中的一个推动者。我知道，她的柔软能够让她很好地和所有人交往，她的力量让她有能力逼问任何一个有厚度的人。而她又身处纽约、华盛顿的学术和智库圈，与众多智慧的头脑相处。我于是发出邀请，请她帮忙一个个突破采访这些有分量的人物，刊登在我当时任主编的《周末画报》新闻版。

新闻的热血显然还在她的血脉里，这个建议似乎一下子点燃了她，从来不需要我催，满满当当的，系列采访一个个开始了。

人选是她找的,选题思路是她定的……从她的选题中,我看到她对世界、对国家、对制度富有情感的关怀。而这些关怀,又化作一个个有力量的问题——她对世界对这国度确实有着那么多丰富、细腻、温柔的情感,而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理性、深入、系统而坚定的追问。这就是宇宏的方式。

我到《GQ》中文版担任报道总监之后,一有美国的选题,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宇宏。她的突破力、理解力、思辨力,使她成为我最可依靠的人。

现在这些追问终于集结成书。翻看这些文章,往事历历。清晰记得宇宏几年来,围绕着这个转型期的祖国的种种问题,奔走在纽约、华盛顿等地,和不同的学者和官员一次次的对话、碰撞和探讨。直到看到这本书最后的整体,我才恍然发觉,宇宏其实已经就这个国家本身的复杂以及必须面对的更为复杂的转型,做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和剖析,从心态、价值观、教育、中美关系、现在和未来的协调等,尝试给出有质量的判断。

通过对话碰撞出来的种种火花,让我在重读这些文章时,兴奋又富有启发。而宇宏作为采访者游弋在其中的种种温柔的情感,让我再次感动于她那柔软、美好的力量。

真心希望宇宏的这种追问能继续下去,能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和她一起,碰撞出对这个国家温暖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

2011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序：柔软的力量 蔡崇达 001

宽容造就超级强国—— 001

Amy Chua (蔡美儿)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畅销书作家

有很多方式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成为一个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主导世界的超级强国,唯一的途径就是“宽容”。中国的强国梦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公平情况,以及人们是否还相信——只要经过自身的艰苦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获得成功。

正义：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011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政治哲学家

有人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在哪个国家,仅仅靠市场都不足以为公共利益服务。市场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必须有补充的手段,同时被道德价值观所约束。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就会损害社会和谐。非市场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历史的变奏曲—— 018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能够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的实际……

——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文人的悲剧》

关于媒体的为什么——

033

Anya Schiffrin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媒体”项目负责人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吗？我同意这种说法，就像很多人说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持有偏见……但是，中国还是要逐渐习惯这些批评，因为将来你们要面对更多批评。对于像中国这样不断强大、非常重要的国家，这些批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危机是自我纠错的机会——

041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一旦成功就变得非常自信。成功的时间越久，人们自信的非理性倾向就会越强。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危机。按照人类社会的规律，危机的爆发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一个很关键的纠错机会，是非常健康的。

交流和沟通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052

Taiya Smith 美国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能源和气候项目高级研究员

我总是鼓励我的员工给我们的中国同事打电话。我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要通话两次。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庞大而且有活力的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的交流、沟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那事关改变。我们现在必须重建彼此的信任，并确保两国的同事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美之间永不停止的交流而不是互相提防。

教育何为——

070

许田 耶鲁大学教授、遗传学系副主任、耶鲁大学校长中国事务顾问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反而是这些年里改革得最少的。高校合并并不是真正的改革。关键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那样的竞争机制以及公开竞争的杠杆和尺度。如果允许建立竞争机制,那么一心钻研学问、认真工作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回报。

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080

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中国和美国同样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当我们从危机中走了出来之后,我们的措施是整体改进了经济结构,还是说我们的经济结构朝着更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的长期战略,应该是加强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所以,要增加工资收入,分配倾向于居民。要以多样的形式,推进就业的增长,支持地方银行。

中国将成为世界环保领域的新领袖——

087

Daniel Esty 美国康涅狄格州能源与环境保护局局长、耶鲁大学教授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确保环境问题得到关注,并且能够以一个建设性的方式,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对策,使中国获益颇多的全球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才不会有反弹。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在要求美国担负起领导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新的政治领袖和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将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

全球化是愿望和忧虑的结合——

094

Nayan Chanda 畅销书作家、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读过一位妻子写给在外经商的丈夫的信。信中说,“你离家之后,我们的邻居,另一个商人,把他们的房子扩大了两倍。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就是妻子对她邻居的大房子感到嫉妒,希望丈夫能够赚回更多的钱。这封信写于四千年之前。现在的人们还是持有同样的动机,希望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对更好生活的追求。

空气和水将成为21世纪最大宗的商品——

103

Richard Sandor 前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

我相信,做好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好并不是不兼容的。我们都不是圣徒,人们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社会目标,这是常识。我们总是鼓励人们做好事。我们为什么不从经济上刺激人们,从而更好地达成环境和社会目标?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危机还在继续——

113

Robert Shiller 《非理性繁荣》作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必须接受人的本性,尽管那也许是非理性的,也许是自私的。我们必须对人性的不同方面有全面的了解……我对经济长期的发展是乐观的,因为任何危机总是要过去的。但是在5年之内,经济不会彻底地得到恢复。

气候变化是一个阴谋吗?——

121

Christopher Horner 律师、畅销书作家、气候变化怀疑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佛吉尼亚的优美小镇 Charlottesville,我说出 Keswick Hall 的名字,很

快就得到出租车司机的热烈响应,那是该地区有名的高级会所。在 Keswick Hall, Horner 先生舒适地坐在壁炉旁,带着充满怀疑的表情对我说,“如果我的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我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

法制之路——

134

Owen Fiss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法理学家权威

对我来说,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不仅仅能从文字中读到,还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气候僵局——

139

Jennifer Morgan 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

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发达国家要带头,所有的经济体都需要采取行动,否则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民主的侧面——

150

Nicholas A. Robinson 美国佩斯大学环境法教授

加利福尼亚,是人口最密集、面积名列全美第三的大州。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考量,它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地方,其州政府却濒临破产的边缘,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加州到底发生了什么? Robinson 教授认为,加州的选举人是应该被谴责的人。

世界经济可能“失去十年”——

159

Gary Gorton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因为一次危机就能有效地阻止另一次危机的发生。

参与决定成败——

165

Robert Stavins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中国作为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自身有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的设计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当医生成为病人——

170

Robert Klitzman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最好的治疗,需要医生独立和客观的诊断。医生到底应该有多大的权力?不能滥用权力,也不能没有权威,因为那会导致不同的问题。如果病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也会导致相反的治疗效果。

碳排放交易和中国的选择——

176

Thomas Tietenberg 美国缅因州科尔比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

目前企业界对减排有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损坏他们的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人认为,为了地球的未来,我们必须这样做。从长远来讲,还是及早采取行动更加经济合理,因为等待将使企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后记:活在当下的中国

188

宽容造就超级强国

对话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Amy Chua(蔡美儿)

时间: 2010年3月

地点: 耶鲁大学法学院

Amy Chua (蔡美儿): 耶鲁大学法学院 John M. Duff, Jr. 讲座教授。2011年出版了《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这本书引发了中美民众关于东西方教育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著有畅销书《帝国时代: 超级强国如何成为世界主宰以及失败的原因》(*Day of Empire: How Hyper 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And Why They Fail*), 以及《燃烧的世界: 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如何造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研究方向是国际商业交易、法律、发展、民族冲突研究和全球化等问题。

有很多方式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成为一个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主导世界的超级强国, 唯一的途径就是“宽容”。中国的强国梦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公平情况, 以及人们是否还相信——只要经过自身的艰苦学习和努力, 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获得成功。

超级强国——兼容并蓄 宽容兴邦

超级强国(*Hyper power*)并不是简单地指一个超级大国(*Super power*) 或者一个伟大的帝国(*Great Empire*)。超级强国指那些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 很少见的、主宰全球经济和军事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只有一个这样的

国家,那是一个单极的世界。比如,在冷战时期,有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那么这个时期就没有超级强国,因为这是两个超级大国。我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历史上,超级强国是很少见的。我找到了六七个例子,比如罗马帝国,还有中国唐朝。在唐朝时期,从7世纪到9世纪,欧洲当时相对来说还是很弱,有很多战乱。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除了唐朝没有别的更伟大的帝国存在。中国的明朝就不属于超级强国。明朝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同时在欧洲还存在奥斯曼帝国。所以,超级强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对比。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称得上是一个超级强国。

有很多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成为一个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主导世界的超级强国,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宽容”(Tolerance)。“宽容”使一个国家能够包容地从世界上任何地方取得最好的思想。比如,美国接纳了非常多有才华的人,中国人、印度人、牙买加人以及犹太人等等,这么多最优秀的人才来到美国,使人才得到了流动。历史上,“宽容”也是唯一能够建立强大军队的办法,比如罗马帝国。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说到超级强国,就是指你怎样才能够招徕最优秀的有创造力的人才,从而能够建立技术、经济 and 军事上的强势。

然而,我所说的宽容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权,比如平等和尊敬。我说的宽容,是战略层面上的宽容。就是能够让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他们的肤色、民族、种族、语言和宗教是怎样的,都能在一个包容的社会中努力工作并能够获得成功。这是你得到最好的人才的唯一方式。我认为在历史的任何时刻,拥有越好的人力资本,就越能拥有最有创造性的、最聪明的、工作最努力的人。但是这些最强的人,不会都存在于一个种族之内,比如,最聪明的人不会都是德国人,也不会都来自一个地方,也不会属于同一种宗教。

宽容是一个国家能取得非凡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唯一途径,通过强迫或者奴役不能吸纳最优秀的人才,人们不会因为被强迫而具有创造力。观察一下硅谷就会发现,美国的很多优势就是由从全世界来的移民创造的,包括亚洲移民。

很多人会说,这个世界上最好没有一个超级强国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不想成为一个超级强国,只要我们有很好的生活,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就很好了。也许成为超级强国也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如果你想成为超级强国,宽容是唯一的途径。

中国很难成为超级强国

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移民国家,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口了。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很难成为一个超级强国。我也不认为中国一定需要成为一个超级强国,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中国的确是第一次如此开放,吸引那么多的外国公司到中国去并获得先进的技术,比如通用电器公司和微软。但问题是,中国不能因此获得最好的技术。没有东西可以替代那些有创造力的人才。技术转移和真正的创新能力相比,永远都是次佳而不是最佳方案。

如果中国能成为超级强国,那么我的理论就错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可以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最有创造性的人才吸引过来,比如从以色列吸引来最优秀的科学家,从法国、从加纳、从美国引进大量的人才,否则不可能在技术上取得领先。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优秀的人才想留在中国,还是想离开。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知道目前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很多

中国人想来美国并留下来,现在相反。除了收入,中国还能提供更多的刺激和发展机会,我知道有很多非常牛的华人想回中国创业,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身份很骄傲。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增长率。其实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严重腐败。有些地区非常富裕,比如上海、北京,可以和纽约媲美。但是,有些地区还比较贫穷。当然,我知道中国目前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9年,那时我17岁。每当身边有人抱怨中国的问题时,我就说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中国以前是什么样子,你应该看一下这前后有多么大的差别。

我想,中国的强国梦能否真正得以实现还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公平情况。人们是否还相信,经过他们的艰苦学习和努力,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取得成功。如果还是需要各种关系或者不公平的竞争,那很多优秀的人才还是想离开。

美国衰落了吗?

美国虽然是民主国家,但还是要花那么多的钱竞选总统,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参与其中。美国人不再相信任何个人还能够通过他的作为改变社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非常悲哀的。我也认为,人们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人们总是想买iPad,想着享受。当然这些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也是这样,人们没有信念,只是信奉消费主义,我对此感到很担心。

我反对通过军事力量来强迫推行民主化进程的方式。首先,这会让美国变得非常吹毛求疵,事实上美国自身也有很多问题。其次,美国并不很了解其

他的国家及其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人比较傲慢的一面,就是经常在不了解别人文化的情况下,总是想帮助别人。那样做不仅是无效的,还会带来很多灾难。很多激进的促进民主化进程的试验最后都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也在全球范围内助长了反美情绪。美国只有在不欺凌弱小国家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真正的超级强国。

有很多原因导致一个超级强国的衰弱,比如,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人。就像我们的上一任总统,我和他的很多政治见解非常不同。同时,我们正在面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我觉得那些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衰落的判断还是为时太早。人们总是比较着急,猜测印度、俄国或者巴西会是下一个超级强国。但是,如果你去这些国家看一看就会意识到,这些国家也都有很多的问题。

美国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让人们觉得会实现梦想的地方。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就可以提升,就可以变得很富有。奥巴马、克林顿都是来自很普通的家庭。这吸引很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如果有一天,这种情况开始削弱,也就标志着这个超级强国开始衰落。但是,到现在为止,即使美国有那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人想到美国来。奥巴马当选总统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他的背景——单身母亲、非洲移民的父亲等等都是很不同寻常的,但他还是能够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

燃烧的世界——仇富、民主、市场和种族冲突

在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一般都是由少数富人统治一个国家。但是这些人通常都不属于占人口少数的族裔。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皇族统治中国,但是那些富人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还有新加坡,主要的

族群也是华人。在美国贫富也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非常富裕,但他们都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我认为那些富裕的少数人,如果恰好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族裔的话,通常是非常危险的。比如白人在非洲,华人在东南亚以及犹太人在东欧等等。

全球化以及日渐普及的自由市场和民主观念,为一些已经做好准备的人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我在《燃烧的世界》一书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裔在东南亚和东欧等地受到当地人的仇恨和暴力。从人的本性出发,那也是一种自然的怨恨和嫉妒。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或者菲律宾,那些占人口多数却生活贫困的族裔,不愿意承认华人拥有今天的财富是因为更加勤奋工作、更加聪明或者更努力才获得的。他们会说,华人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欺骗、偷窃或者剥削。

另一方面,少数族裔,比如华人或者犹太人,由于富有,人们已经很嫉妒了。如果这些富裕的少数族裔,对于那些相对贫穷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族裔,还过于残忍和冷酷,那只会让人们更加痛恨。人们会认为你已经非常富裕了,你已经拥有得太多了,应该多考虑别人,多考虑国家。

富人经常会变得非常傲慢。他们认为因为自己有钱,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可以盖巨大的房子,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可以嘲笑别人。我反对这一点。如果你非常富裕,你可以为你所居住的地方建立学校,为你所在的社区发展做些好事。也许有时候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认为,努力去这样做,人们就不会痛恨你。你在这个国家发展得很好,也应该愿意回报这个社会和国家。